

上 海 三 联 文 库
学 术 系 列

理性与价值

杨国荣 ■ 著



一海三联文库

理性与价值

智慧的历程

杨国荣 ■ 著

学

术

系

列

理性与价值——智慧的历程

著 者/杨国荣

责任编辑/李颂申

装帧设计/桑吉芳

责任制作/朱美娜

责任校对/章 彤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三联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 海 三 联 书 店

制 版/上海申亚出版发展公司

印 刷/上海天华印刷厂

装 订/上海天华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90 千字

印 张/14.75

印 数/1—7000

ISBN7-5426-1069-4
B·99 定价 22.50 元

上海三联文库·学术系列
出版 缙 语

我们期待，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文库”，能成为记录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走向世界文化学术之林的一份思想历程。

这份“记录”应该具有这样鲜明的特点：原创性或独创性。这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走向世界学术之林的阶梯，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对话前提。本“文库”力求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今改革、创造过程中的最新思考和研究成果。

写书和读书是构筑人类“精神家园”的两块基石。写书犹如做人。这个世界最难的事，莫过于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写书亦然。我们“文库”愿为众多独特耕耘者，创造收获的“季节”。读书好似用餐。在餐桌上最美的事，莫过于尝到未知的、独特的东西；读书亦然。我们“文库”愿为读者不断提供这样的“佳肴”。

我们希望，“文库”能给读者带来这样一种“精神家园”：人们在那里，不满足于寻找许多问题的现存答案，而是更关注探索真理的线索和视野。

引言

在面向存在的沉思中,理性与价值始终是哲学关注的重心之一。从内涵上看,理性与价值是两个多义而复杂的范畴。以理性而言,当理性与感性相对时,它既可以指认识的能力与形态,也可以表征区别于个体存在的普遍本质(相对于感性存在,理性更多地体现了类的普遍本质);在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三维结构中,理性所指向的便是形而上的对象;在广义的认识过程中,理性又展现出认知与评价的不同维度;与之相联系的尚有所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分。同样,与人的存在的多重向度相应,价值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狭义的功利形态,到广义的真善美,价值体现于不同的存在领域,并蕴涵了多方面的意义。

作为人的存在与文化创造的相关维度,理性与价值有其交错、互融的一面。理性的沉思往往关联着价值的关怀,认识过程中认知与评价的互动、价值理性中理性与价值的交融,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价值的眷注也常常内含着理性之维,这不仅在于理性本身亦具有价值的意义,而且表现在以价值为内容的评价过程,总是处处渗入了理性的关照。从终极的层面看,价值总是与需要相联系。中国古代哲学曾对善作了如下界说:“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善是一种肯定的价值,欲则涉及人的需要,它既可引申为感性的欲望,又在广义上包括理性的追求;从后一意义上,理性的向度便构成了价值关怀的本然内容。

当然，在相对的意义上，理性与价值亦有各自侧重的一面。如果说，理性的探索更直接地指向求真的过程，那么，价值的关怀则较多地关联着向善的过程。就求真过程而言，问题总是涉及心与物、能知与所知、知与行、客体与主体间，以及思维方式、认知环节、逻辑推论等等；这一意义上的理性，往往以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的形态出现。事实上，从康德开始，理性的批判便与认识过程的考察联系在一起。作为指向事实领域的过程，认识主要以得其真为内容。相形之下，以善的寻求为对象的价值关怀，往往难以回避行为规范、评价准则、人生理想、人格境界等问题，后者首先涉及广义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从理论上看，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来规定评价的准则。在广义上，价值可以区分为内在与外在两种形态。形式的伦理学或义务论强调一定的规范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本身就是善），因而只要行为合乎一定的规范，则它就具有善的性质；实质的伦理学有不同的形式，其中的目的论较多地突出了外在价值，强调由行为的外在结果来判定行为的意义。合理的思路在于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就价值对伦理学的本源意义而言，价值论似乎构成了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元理论（Meta-theory）。

自哲学思维萌发之日起，理性与价值及其所内含的真与善之维便与智慧的探索结下了不解之缘。哲学史上，哲学家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从各自的特定视域，对真与善、理性与价值作了不同的考察和定位。一些哲学家较多地强调了理性的认知之维，并将认知理性引入事实领域，从而使求其真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另一些哲学家则更注重善的追求及价值层面的终极关切，而所谓善，又有外在效用价值与内在的美德之分。对理性与价值的不同理解和侧重及真与善的分野，在近代逐渐引发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紧张与对峙。科学主义较多地注目于事实界，但同时往往以事实的认知拒斥了价值的关怀；人本主义以价值界为主要的关

注之点，但亦常常由此而导向以善消解真。如何合理地定位真与善、理性与价值，构成了哲学史中的恒久难题。

哲学的问题往往是古老而常新的。尽管提问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理路可以因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各自的特点，但面对的问题或问题的内涵却常常又有相近之处。在近代以来的思想演进中，我们可以一再注意到对理性的种种反叛。从哲学到广义的文化领域，在反本质主义、解构逻各斯中心、告别现代性等旗帜下，非理性之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理性的贬抑和批判似乎已漫漫然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另一方面，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和技术社会的逐渐形成，人自身的存在价值也开始受到了挑战：在技术理性的凯歌行进中，人似乎渐渐失去了其主体性而趋于对象化乃至工具化，与之相联系的则往往是存在意义的失落和价值的危机。这种具有悖论意味的历史现象表明，历史中的问题并没有成为过去。

哲学不能归结为狭义的知识论或认识论，狭义的知识论或认识论可以将如何在事实界求其真作为其主要的考察对象，但哲学作为智慧的学说，却以终极存在(being)与人自身之“在”(existence)的双重追问为题中之义，因而难以超越价值的关切。同样，哲学也不能被仅仅理解为与知识悬绝的超验玄思或非理性的神秘体悟。如前所述，就其本来形态而言，知识与智慧、理性与价值、真与善并非彼此分离，历史过程中出现的紧张与对峙，不应当被永恒化。从哲学史上看，在真与善、理性与价值相分的历史现象之外，始终存在着融合二者的思维趋向，后者同时亦为今天重建理性与价值、知识与智慧、真与善的统一，提供了历史的先导。

目 录

引 言

第一编 理性、价值与存在

| | |
|------------------|----|
| 经验、理性与知识之域 | 3 |
| 行动、思维与逻辑 | 16 |
| 实在、行为与价值 | 28 |
| 知性思维 | 39 |
| 人生之维 | 49 |
| 人的存在与存在哲学 | 57 |
| 现代化过程的价值向度 | 71 |
| 主体与主体间 | 81 |

第二编 历史中的理性沉思

| | |
|--------------------|-----|
| 元气论的思维特质 | 95 |
| 道论：超验的进路及其衍化 | 103 |
| 名实之辩与理性原则 | 115 |
| 知行之辩的逻辑演进 | 127 |
| 心术与思维方法 | 143 |

| | |
|------------------|-----|
| 知治统一 | 153 |
| 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 165 |
|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的引入及其走向 | 177 |

第三编 历史中的价值向度

| | |
|---------------|-----|
| 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 | 195 |
| 儒学的人格学说 | 228 |
| 理念与境遇：经与权的张力 | 239 |
| 化当然为自然 | 251 |
| 心性之辨 | 264 |
| 性体的重建 | 290 |
| 经学的实证化与价值观的转换 | 309 |

第四编 近代的变迁

| | |
|----------------|-----|
| 实证主义思潮的东渐 | 319 |
| 技与道之间 | 333 |
| 科学的泛化及其历史意蕴 | 348 |
| 科玄之战与科学主义 | 360 |
| 徘徊于“可爱”与“可信”之间 | 376 |
| 心学的认同与超越 | 389 |
| 再造文明与中西文化的定位 | 399 |
| 人生意义的哲学沉思 | 413 |
| 存在与境界 | 428 |
| 知识与智慧 | 445 |

Contents

Introduction

Part One: Rationality Value and Reality

| | |
|---|----|
| Experience、Rationality and the Realm of Knowledge | 3 |
| Practice、Thinking and Logic | 16 |
| Reality、Action and Value | 28 |
| On Understanding | 39 |
| Philosophy of Life | 49 |
| 6. The Existence and Existential Philosophy | 57 |
| The Values in Modernization | 71 |
| The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 81 |

Part Two: Rationality in History

| | |
|--|-----|
|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heory of Vitality | 95 |
| The Theory of the Dao | 103 |
| The Debate between Concept and Reality | 115 |
| The Debate between Knowledge and Action | 127 |
| The Way of Thinking in Guan Zi | 143 |

| | |
|---|-----|
|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Ruling: Han Fei's Point of View | 153 |
| The Way of Research in Qianjia School | 165 |
|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Its Historical Meaning | 177 |

Part Three: The Values in History

| | |
|--|-----|
| The Values-system of Traditional Culture | 195 |
| The Confucian Theory of Personality | 228 |
| The Principle and Situation | 239 |
| Turning Ought into Nature | 251 |
| The Debate Between Mind and Nature | 264 |
| The Rebuilding of the Original Substance of Nature | 290 |
| The Dimension of Experience in Classical Research and Its Meaning | 309 |

Part Four: The Turning in Modern Time

| | |
|---|-----|
| The Positivism in Modern China | 319 |
| Between Technology and Dao (The Way) | 333 |
| The Dimension of Metaphysics in Modern Science | 348 |
| Between Positivism and Metaphysics | 360 |
| Scientism in Modern China | 376 |
| Beyo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 389 |
| Hu Shi's View about Western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 399 |
| The Meaning of Life | 413 |
| Existence and Spiritual State | 428 |
| Knowledge and Wisdom | 445 |

第一编

理性、价值与存在

经验、理性与知识之域

由培根开其端的英国经验论，在洛克那里取得了系统化的形态。^①这种系统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经验在认识过程中得到了更细致的考察，另一方面，经验论的原则又渗入于对理性、实体等的规定，后者导致了洛克对知识之域的限定。它表明，从经验论的前提出发，往往很难避免不可知论的归宿。

一、经验论的出发点

对认识起源问题的考察，构成了洛克认识论的出发点。洛克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做一番“扫清道路”的工作，^②这一工作即表现为对天赋观念论的批判。在洛克的时代，论证天赋观念论的论据主要有两条；其一，某些数学公理及逻辑、伦理规则是普遍同意的，因而是天赋的。洛克指出，事实上“并不存在普遍同意的原则”，如对“凡存在者存在”，“一件事物不能同时存在而又不存在”这两条逻辑规则，儿童及白痴即根本不理解。在道德规范方面，各民族更是迥然有异。^③其二，天赋观念论者认为，所有的人在开始运用理性时，就可以懂得并同意某些逻辑数学命题，因而它们必然是与生俱来的。对此，洛克反驳道：“如果人们在运用理性以前，原先已印了那些天赋的真理，可是在不运用理性的时候，他们常常不知道那些真理，那实际上只是说，人们同时知道而又不知道它们”。^④即这种看法是自相抵牾的，因而在理论上难以

成立。对天赋观念的否定，实际上即宣告了根据先天原则去探求知识的来源是没有出路的。

与先验论相对立，洛克强调知识的真正诞生地并不是先天观念，而是后天经验：“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⑤这种作为认识来源的经验，又称为简单观念。它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形成。首先是感觉：“我们的感官，在熟悉了特殊可感的对象以后，能按照那些对象作用于感官的各种方式，把事物的各种清晰知觉传达于人心。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有关黄、白、热、冷、软、硬、苦、甜等所谓可感性质的观念”。^⑥其次是反省，即通过反省主体自身的各种心理活动而获得相应的观念。洛克认为，反省以感觉为基础，只有当“人心以外的对象在感官上先印了一些印象之后”，人心才能通过“反省这些印象”而形成有关的简单观念。^⑦因此，归根到底，简单观念是由外部对象的作用而引起的：“任何东西的性质只要能作用于感官，在心中引起任何知觉来，就能在理解中产生简单观念”。^⑧这种简单观念为人类知识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人心的其他一切知识都是由这些观念组成的。”^⑨这样，洛克即在否定了天赋观念之后，进一步从正面揭示了知识的后天来源。

以直接经验为主要内容的简单观念能否构成人的认识的可靠基础？换言之，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这是洛克面临的又一问题。在洛克以前，笛卡尔从天赋观念论出发，对感觉经验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在其论著中，他一再强调“外部感官的判断有错误”，^⑩否定感觉能够为知识提供真实的映象。与这种贬抑感觉的观点相反，洛克从主体在接受简单观念时具有受动性这一角度，论证了感觉经验的客观性：“这些简单观念既然呈现于人心，则理解便不能拒绝接受，而且它们既然印在那里，它亦不能把它们加以改变或涂抹，以创造新的”。^⑪正由于简单观念是一种客观的呈现，因而它在内容上与客体完全一致：“我们所有的简单观念都是实在

的,都与实在的事物相一致”。¹²依此,则感觉经验不仅在来源上最终依赖于对象,而且在内容上如实地摹写着对象;它并不是把意识与对象割裂开来的屏障,而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桥梁。在洛克看来,正是简单观念的摹写性,保证了人类知识的实在性:“在我们的简单观和事物的状态之间的这种一致,就足以成为实在知识的基础”。¹³列宁曾经指出,认识论包含两个重要前提:第一,“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源泉”,第二,“人通过感觉感知的是客观实在”。¹⁴前者把经验论与唯理论区别开来,后者则划清了认识论中反映论与怀疑论的界限。洛克在指出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简单观念)的同时,又强调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这就在实质上把认识论的上述两个前提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起源问题上,对反映论的原则作了系统的论证。

然而,由否定天赋观念论、肯定认识发端于后天感觉,洛克又不适当夸大地夸大了后一原则,从而向经验论方向迈出了一步。这首先表现在洛克的“白板说”上。洛克认为:“我们可以假定人心有如白纸,没有任何标志,没有任何观念”,一切观念的形成,都仅仅凭借经验。¹⁵就认识的个体发生而言,洛克这一看法并非毫无道理的,因为个体虽然具有认识的潜能,但在现实的认识活动展开之前,他并不具有先天的知识。就这一点而言,“白板说”无疑具有批判先验论的意义。但是,人的认识,特别是成人的高级水平(相对于婴儿的感知)的认识还具有社会性的一面。这不仅在于人的认识离不开社会实践,而且在于每一时代的主体在从事认识活动时,总是以掌握前人的认识成果为先决条件,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制约。在感性认识中,这种社会制约性主要表现为理性认识对感性经验的渗透和影响。在这方面,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是:感觉经验本身只有借助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思维形式才能固定下来,赤裸裸的、纯粹的感觉仅仅是呈现于主体的一种感性杂多,它并不构成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材料。此外,社会的认识成果一旦融合到

主体的知识结构中,即直接制约着主体感知的深度和广度;当人们在一定的理论知识的指导下观察有关的现象时,往往可以获得更准确、更丰富的感性经验。洛克笼统地认为人心在感知之前完全如同白纸,这就以认识的个体发生排斥了认识的社会性,并在实质上否认了理性知识在形成感性经验中的作用。

从“白板说”出发,洛克进而提出了其物性理论。他认为,物体的性质可以分为两类,即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前者包括物体的体积、形相、数目、位置、运动和静止等,后者则是指物体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在我们心中产生颜色、声音、气味等感觉的特殊能力。后者又称为物体中无法感知的部分:“诸如颜色、声音、滋味等等,都是借物体中无法感知的部分(原文为 *insensible parts*,关文运同志译为‘微细部分’,似未能确切表达原意)的体积、形相、组织和运动表现于心中的”。^⑩不难看出,洛克实际上是以能否直接被感知作为划分物性的标准:第一性质可以直接被感知,而第二性质则无法直接觉察,换言之,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与主体的感知能力的关系各不相同。事实上,物体性质的差异是由其内在的特殊矛盾决定的,只有把握了这种特殊矛盾,才能对物性作出客观的区分,而要达到这一点,仅仅凭藉感觉经验显然是不够的:它同样需要运用理性思维。这样,在划分、把握物性时,不仅存在着感知与对象的关系,而且涉及到理性思维与客体的关系。洛克片面地从感知出发去规定物性,实质上也就撇开了后者,从而把主客体关系完全圈定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如果说,白板说主要通过否定理性对感性的制约而突出了经验的原则,那末物性论则进而将这一原则扩及主客体关系,从而一开始即对人的认识作了某种限制。

总括前述,一方面,在认识的起源问题上,洛克肯定感觉经验能够提供客观实在,从而论证了反映论原则,另一方面,在对主体的感知活动的条件及主客体关系的看法上,洛克又表现出明显的